

这一声“我的儿” 他盼了58年……

6月8日,90岁的罗凤坤见到了他**58年前被拐的儿子**,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找,历经千辛万苦,他们**终得团圆……**

6月8日,90岁的罗凤坤见到了他58年前被拐的儿子,罗凤坤终于喊出了这声“我的儿啊”。付贵林哭着冲上台,跪在罗凤坤面前,大喊了一声“爸”,罗凤坤紧紧抱住他,老泪纵横。耄耋之年的父亲,年过花甲的儿子,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找,历经千辛万苦,他们终得团圆……

“我没有一天放弃找他”

1963年1月,32岁的罗凤坤带着2岁的儿子罗亚军在薛城火车站候车,就在罗凤坤打盹儿的工夫,罗亚军被人抱走了。

“我沿着火车站到处喊‘亚军、亚军’,喊了一夜,走了一夜,可孩子那时太小,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叫亚军。”罗凤坤说。从那以后,罗凤坤以自己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为中心,逢人就问“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,胖乎乎的”。

罗凤坤的小儿子罗涛说:“唯一一张亚军的照片是他一岁时的拍的。这张照片被我放在驾驶证里,车开到哪儿,我就问到哪儿。”遗憾的是,2000年前后,罗涛不小心弄丢了这张照片。

每年农忙后,罗家兄妹都会外出打工,他们在任何城市里都本能地观察陌生人,站在大街上、工地上、饭馆里,端详陌生人的五官。“我想找到一个和我长得像的人。”罗涛说。几十年来,罗家兄妹去过山东各地,还去过海南、上海、北京、新疆,但始终没能找到罗亚军。

因为不完整,这个大家庭从没拍过全家福。2010年下半年,罗凤坤的老伴去世,临终前她叮嘱家人不要放弃寻找。2015年,罗凤坤再次来到派出所报案。

“我刚到枣庄,就觉得很亲切”

付贵林今年60岁,生活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。

“17岁那年,我在家中无意间听到父母说悄悄话,才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。”付贵林说,“养父母非常爱我,我不愿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付贵林从未在家中提起过这件事。2000年,付贵林受朋友之邀去枣庄喝喜酒,“很奇怪,我刚到枣庄,就觉得枣庄很亲切,这个感觉很深刻。”他说。

付贵林育有2个儿子。有了孩子后,他才第一次想要找自己的“根”。“但我还是没付出行动,我怕伤害养父母。”付贵林说。

吃个饭隐私全没了? 揭秘扫码点餐背后的猫腻

“就是吃个饭而已,现在有的餐厅搞得太复杂了。”前几天,在东直门一商场消费后的罗女士不由感叹。当天,她进入一家门店吃饭,服务员表示需扫码点餐。当她扫码过后,才发现并不能直接点餐,而是只有点击关注该店铺公众号后,页面才会自动跳出桌号和点餐服务一栏。

罗女士的经历,不是个例。“好像从去年开始,扫码点餐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。这对于年轻人还好,老年人就十分不便。”市民郭平说。

记者走访了多个商圈共计10家餐饮商家,实测发现,有8家餐饮商家都有扫码点餐功能。当选择扫码点餐时,有的会要求顾客关注店铺公众号而后点餐,有的则需输入手机号注册会员。

其中,某知名茶饮店的扫码点餐,更是“一环套一环”。扫描该茶饮二维码点餐后,几秒钟便进入商品页面,初看并无什么异样。而当选



6月8日,90岁高龄的罗凤坤(中)紧接着被拐58年的儿子罗亚军哭泣。 据新华社

2017年,养父母去世后,付贵林才第一次走进派出所采血,寻求警方帮助。

付贵林不知道的是,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养父母给他起的新名字,而他多年前就觉得亲切的枣庄市,就是他的出生地。在地图上,两地仅隔约50公里。

“没有遗憾了”

由于丢失时间长、丢失地点复杂、报案时间晚等难点,公安机关虽综合运用各种措施查找,但迟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。

今年1月,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“团圆”行动,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积案、全力缉捕拐卖犯罪嫌疑人、全面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。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丛四新说:“我们再次拿出这个案件,并把希望寄托在DNA技术上。”

由于罗凤坤的老伴去世多年,无法获得相关DNA数据,刑警只能进行单亲比对,但单亲比对后得到了大量结果数据,不具备研判条件。丛四新说:“根据遗传学规律,我们利用罗凤坤4名子女的数据做了反推,从而使单亲比对变成双亲比对,提高了对比效率,最后找到了老人失散多年的孩子。”6月1日,经复核确定罗凤坤是付贵林的生物学父亲。

“我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整天,我高兴啊,已经找了58年,我现在没有遗憾了。”罗凤坤说。

“为了今天的见面”

双方约定一周后在济南见面。为了这次见面,罗凤坤提前3天去商场给自己和孩子们买新衣服、新鞋。

罗凤坤不知道这个58年没见的儿子如今多高、多重,只能凭感觉买了一件短袖上衣,至于鞋号,他早就考虑好要买43码,因为他穿44码的鞋,小儿子穿42码的,他觉得也许43码正好。

6月8日下午,公安部部署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河南四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“团圆”行动认亲活动,帮助11组失散家庭实现团圆,活动主会场设在山东济南。这是付贵林有记忆后第一次见到亲生父亲。

付贵林哭着冲上台,跪在罗凤坤面前,大喊了一声“爸”,罗凤坤紧紧抱住了他,哭着回应:“我的儿啊。”

公安部数据显示,“团圆”行动开展以来,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1737名,侦破拐卖儿童积案91起,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236名,各地累计组织认亲近500场。同时,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方法,建立完善了侦办拐卖儿童案件“一长三包”责任制、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、全国“打拐DNA系统”等一系列系统、机制,并对外公布了方便群众就近采血的3000多个公安机关免费采血点信息,为“团圆”行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。

“就想一家人一起吃顿饭。”认亲活动前,罗凤坤对记者说。在另一个休息室里,付贵林说了相似的心愿,“想一家人拍张合照。”

这是让无数人动容的一幕。90岁的父亲,60岁的儿子,再次见面竟已过去了58年。半个多世纪骨肉分离的痛,日日夜夜撕心裂肺的想念,超越时间空间的人间至情,在这一刻,都化为了一个紧紧的拥抱。

孩子对于家庭来说,是全部的希望和精神支柱,失踪一个孩子,就是毁灭一个家庭。2021年1月,公安部部署开展的“团圆”行动,侦破了一批拐卖儿童积案,帮助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。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,也凝结着一代代公安民警的坚守和付出。

据新华社

豪车豪宅有借不还 落马官员受贿千万

胡可,1964年11月出生,1984年参加工作,198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重庆市大足县龙水镇党委副书记,大足县万古镇党委书记,大足县交通局党组书记、局长,大足区交通委员会党组副书记、主任,大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、主任,重庆大足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

2019年10月,胡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被大足区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,并采取留置措施。2020年1月,胡可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2020年6月,胡可因犯受贿罪被大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。

胡可也曾有过激扬的青春,有过干一份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。可后来,他没有拧紧开关、守好底线,所有的成绩都化成了泡影。

在连当了两届市管后备干部后,胡可自认为前途渺茫,便产生了“枉自人生走一遭,不如趁机捞一捞”的错误想法,频繁同一些商人老板交往。

不久,胡可认识了一个影响他后半生的人——在大足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彭某某。

2008年3月,胡可应邀入股一家石子厂,总投资需200余万元。双方约定,各出资100万元,利润平分。但100万元,对于胡可来说不是小数目。面对这块唾手可得的“肥肉”,胡可舍不得放弃,便找到“财大气粗”的彭某某“借”钱。听到胡可开口,彭某某二话不说,就送了他100万元。

在与工程老板的交往中,胡可渐渐迷上了开豪车。

“彭总,你那么多车,借一辆给我长期使用,如何?”2010年12月的一次酒局上,胡可按捺不住心中对豪车的渴望,向彭某某道出了自己由来已久的想法。

邻座的彭某某当即表态,“不用借,我直接买辆新车给您!”见彭某某如此爽快,胡可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这一次,彭某某更大方,给胡可买了一辆价值130余万元的豪车。

2009年,彭某某打算买下两层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商业用房,价格800余万元。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胡可,请他帮忙分析。胡可在对比了周边的地理环境、交通优势及房价后,告诉彭某某,“这个价格很划算,你买两层就给我一层!”

从“借”变成“要”,彭某某也感到有些吃惊,愣了几秒后回答道:“你们夫妻都是公职人员,不如先放到我名下,租金由你找人收取,等你‘平安着陆’后再过户到你名下就没问题了。”胡可认为他说得有道理,就默许了这一做法。

最终,彭某某顺利拍下了该栋商业用房的二楼和四楼。彭某某将二楼总共1000余平方米送给了胡可,每年仅租金就超过20万元,均由胡可妹妹王某某负责收取。

经查,2008年至2014年,胡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为他人承接道路工程、履约保证金缴纳和退还、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,收受现金和财物共计人民币1385.22万元。

据中国纪检监察报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顺利
一版美编: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